

列傳

嚴助

朱買臣

吾丘壽王

主父偃

徐樂

嚴安

終軍

十

王褒

賈捐之

東方朔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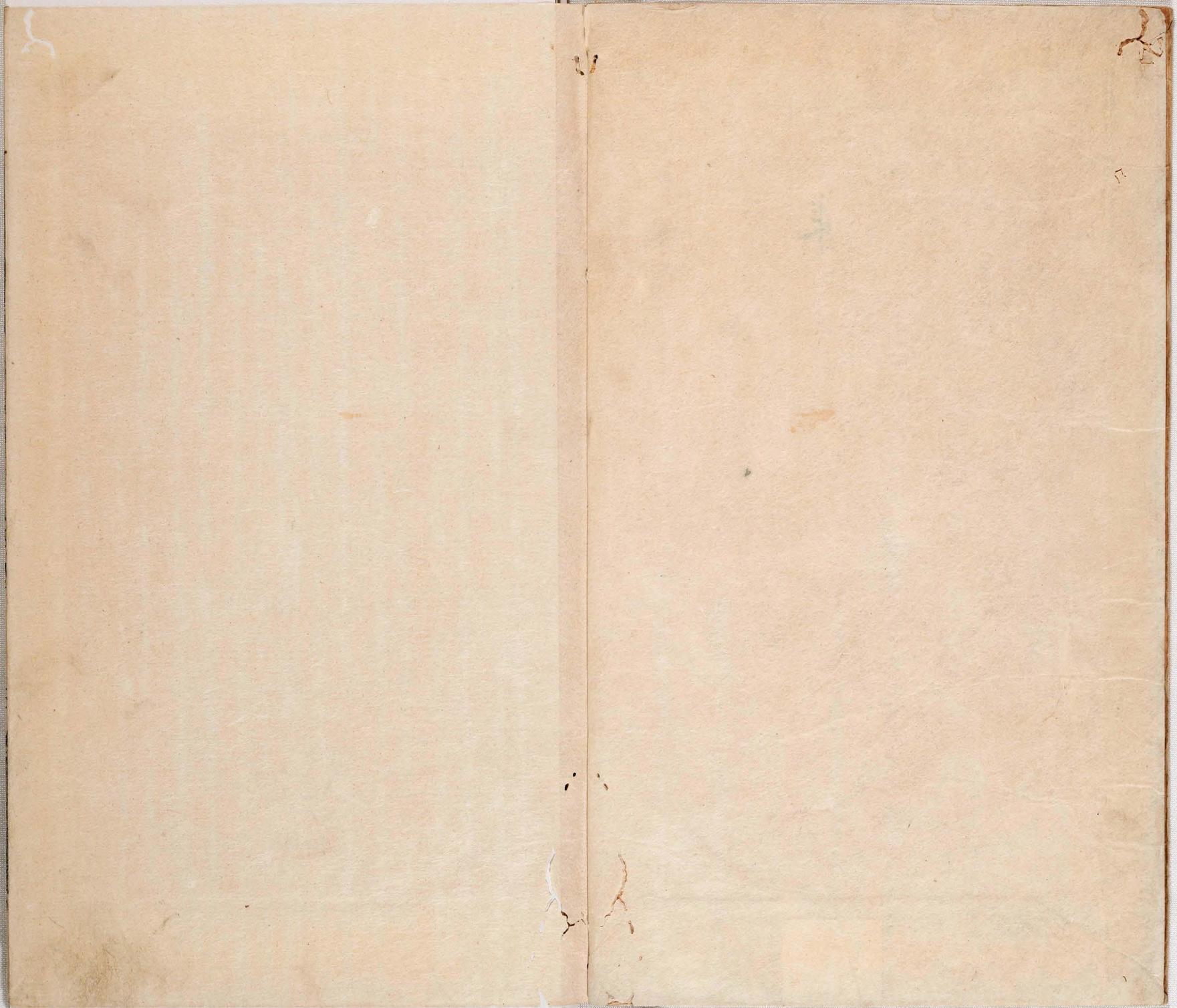
三十四之三十五

23-66-65

0932	貴	年
3	重	月
23	書	日
佛教大學藏書		
第 302903 号		

共三十六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

為下

班固

漢書六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

師古注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也張晏曰夫子嚴思也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

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

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師古曰婁古屢字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

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大臣數師古曰謂

助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大臣數師古曰謂

也音丘勿反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報持論上頗俳優

畜之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于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

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

言總天下乃至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

所師古曰振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上

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延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為發師古曰以

無符驗也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遂發兵浮

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

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師古曰多大為發典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

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孟康曰攝安人安其生自以沒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

重之師古曰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晉灼曰淮

前漢書卷三十四
劉嬰張揖以為古翦字也師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師古曰與讀曰豫非疆弗能

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收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師古曰地不可居故古者封內甸服謂封并千里

之內也甸服王治封外侯服也侯侯也為王者并侯侯

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也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

衛賓服服侯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蠻夷要服師古曰

日又在侯衛之外而君九州之內也戎狄荒服此在九

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

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

而入其地也臣聞越亦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

竹之中師古曰竹田曰篳習於水關便於用舟地深

昧而多水險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

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

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師古曰間中間也或阻險林叢弗能盡著師古

可盡載於圖也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

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民得夫婦

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

不輸大內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

公卿表云治粟蠻一卒之用不給上事師古曰給供也自相攻

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師古曰疲勞中

蠻夷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師古曰積久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賣

子以接衣食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賣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賣質也

一說云賣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願陛下德澤振救之得

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

偷領服虔曰轎音橋梁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輻

音旗廟反領山領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搭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輻過領耳何云陵絕水乎又旗廟之音

無所依據偷輿踰同拖舟而入水師古曰拖也音托行數百十

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

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在田僖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

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

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

兵擊之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入姓名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虜之上塗蘇林曰塗音取奔之奔師古曰音工舍反後復反會天

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擢師古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擢行舟之役故多死

也直音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師古曰號

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

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

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師古曰薄迫也而災氣爲之生也陛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

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

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
之警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
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
鼃不及交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危土不自保也臣安竊為陛下重
之師古曰重難也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
邊城服虔曰為邊城作難也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師古曰全為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為吏與越接壤故知其地形也臣竊聞之與中國異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為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
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章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

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
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縣力薄材孟康曰縣音滅
薄力也師古曰縣弱也言其柔弱如縣讀如李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
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
水土也師古曰能堪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
倍廼足師古曰多之五倍然後可入其地也輓車奉饗者不在
其中師古曰輓引也音晚饗亦餉字南方暑溼近夏癘熱師古曰癘黃病音丁幹反
暴露水居蝮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蠱疾癘多作兵未血刃而
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師古曰舉取也

臣聞道路言聞越王弟甲弑而殺之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

宋祁曰浙水集

宋祁曰景本痛作

宋祁曰浙本秦字上每字

重臣臨存師古曰存謂省問之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勿扶

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

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養之耳非六畜也此

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師古曰供共陛下以方寸之印

文二之組填撫方外師古曰組者印之綬不勞一卒不頓一戟師古曰頓壞也一

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師古曰如雉兔之逃

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師古曰罷讀曰勸亦倦字男子不得耕

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師古曰樹植也織紉音人禁反丁壯

從軍老弱轉餉師古曰餉亦饒字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

事亡逃者必眾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

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張晏曰郡都尉姓屠名睢也又使監

祿鑿渠通道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

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又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秦

兵大破廼發適戍以備之師古曰適讀曰適當此之時外內騷

動百姓靡敝師古曰靡散也音縻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

亡逃相從羣為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

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行必殺傷士眾侵暴田畝

故致荒殘而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

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

克之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

宋祁曰越本持作引

蕭依禮記曲禮疏
曰依狀如屏風以飾
為質高八尺東
西當戶牖之間綉為斧文亦斧依

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師古曰校計

強弱如使越人蒙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文穎曰顏

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厥與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張

曰厥微輿衆也師古曰厥折薪者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

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竊為矢漢蓋之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八數為圍

江漢為池師古曰八數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揚

有海隅鄭 生民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

之共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

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師古曰真背也白與黑

讀曰宸宸形如屏風而曲之 馮玉几師古曰馮 南面而

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師古曰嚮 陛下垂

德惠以覆露之師古曰露謂使之霑潤澤 使元元之民

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

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師古曰維 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

日之間為如海曰得其地物不足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也猶道也

充備於天下則徐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

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 愚者言

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為陛下守藩以身為韞蔽人臣

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師

曰畢盡也盡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為一使之

前漢書三十四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任也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是時漢兵遂出踰領適

會聞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南之意美

將卒之功師古曰風讀曰誡令嚴助諭意風指於南越師古曰風讀曰

即遣太子隨助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

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

寐明不能燭師古曰燭照也重以不德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是以比年凶

菑害眾師古曰菑古曰菑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

飢寒之民南夷相攘師古曰攘謂相侵使邊騷然不安

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師古曰慮計也明太平以弼朕

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

字本曰本踰字上有率字

宋祁曰本南越下有王字

慙如淳曰王之所欲言藐然聞之甚慙也師古曰嘉王之意靡

有所終師古曰靡無也使中大夫助諭朕意告王越事助

諭意曰今者大王以發屯臨越事上書陛下故遣臣助

告王其事王居遠事薄遽不與王同其計如淳曰薄迫也

憂師古曰薄迫是也遽速也音其据反朝有闕政遺王之

主之所重出也師古曰重難也然自五帝三王禁暴止亂非兵

未之聞也漢為天下宗操殺生之柄師古曰操執持也

制海內之命危者望安亂者仰治師古曰仰讀曰今聞

越王狼戾不仁師古曰狼性貪戾凡殺其骨肉離其親

戚所為甚多不義又數舉兵侵陵百越并兼鄰國以為

事薄遽

暴彊陰計奇策入燔尋陽樓船師古曰漢有樓船貯在尋陽也欲招會

稽之地以踐句踐之迹師古曰先是越王句踐稱霸中國今越王欲慕之句音功侯反

今者邊又言聞王率兩國擊南越陛下為萬民安危久

遠之計使人論告之曰天下安寧各繼世撫民禁毋敢

相并有司疑其以虎狼之心貪據百越之利或於逆順

不奉明詔則會稽豫章必有長患且天子誅而不伐焉

有勞百姓苦士卒乎師古曰王者之兵但行誅耳無有戰鬪故云不伐也故遣兩

將屯於境上震威武揚聲鄉師古曰鄉屯曾未會師古

盡集天誘其衷閩王隕命輒遣使者罷屯毋後農時師古曰令及農時不待後也

南越王甚嘉被惠澤蒙休德願革心易行

身從使者入謝師古曰革改也有狗馬之病不能勝服師古曰服謂朝

也故遣太子嬰齊入侍病有瘳願伏北闕望大廷以報

盛德閩王以八月舉兵於冶南蘇林曰山名也今士卒名東冶屬會稽

罷倦師古曰罷讀曰疲三王之衆相與攻之因其弱弟餘善以

成其謀至今國空虛遣使者上符節請所立不敢自立

以待天子之明詔此一舉不挫一兵之鋒不用一卒之

死而閩王伏辜南越被澤威震暴王義存危國此則陛

下深計遠慮之所出也事效見前師古曰見顯也前謂目前故使臣

助來諭王意於是王謝曰雖湯伐桀文王伐崇誠不過

此臣安妄以愚意狂言陛下不忍加誅使使者臨詔臣

安以所不聞師古曰先未聞者今得聞也誠不勝厚幸助由是與淮

南王相結而還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助侍燕從容師古曰從容閑

天或作天

禁毋一

語也從音千容反師古曰友壻上問助居鄉里時助對曰家貧為友壻富人

所辱師古曰友壻上問所欲對願為會稽太守於是拜

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師古曰無善聲賜書曰制詔會稽太

守君厭承明之廬張晏曰承明廬在石渠勞侍從之事

懷故土師古曰懷思也出為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師古曰

春秋對母以蘇秦從橫師古曰從音子容反助恐上書謝稱春秋

天王出居于鄭不能事母故絕之師古曰周惠王之弟叔帶有寵

於惠后欲立之故襄王避難而出奔也信二十四年經書天王出居于鄭公羊傳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平

母也臣事君猶子事父母也臣助當伏誅陛下不忍加

誅願奉三年計最如淳曰舊法當使丞奉歲計令躬詔自欲入奉也晉灼曰最凡要也

宋祁曰越本在富字

龐參傳三十四年

不聞同款

信二十四年

許因留侍中有奇異輒使為文師古曰謂非常之文及作賦頌數

十篇後淮南王來朝厚賂遺助交私論議及淮南王反

事與助相連上薄其罪欲勿誅師古曰以其過為輕小廷尉張湯

爭以為助出入禁門腹心之臣而外與諸侯交私如此

不誅後不可治助竟棄市

朱買臣字翁子吳人也家貧好讀書不治產業常艾薪

樵賣以給食師古曰艾讀日刈給供也擔束薪行且誦書其妻亦負

戴相隨數止買臣母歌嘔道中師古曰嘔讀日買臣愈

益疾歌妻羞之求去買臣笑曰我年五十當富貴今已

四十餘矣女苦日久待我富貴報女功師古曰女妻悲皆讀日

怒曰如公等終餓死溝中耳何能富貴買臣不能留即

女或作文

聽去其後買臣獨行歌道中負薪墓間故妻與夫家俱

上家見買臣飢寒呼飯飲之師古曰飯謂飯之音後數

歲買臣隨上計吏為卒將重車至長安師古曰買臣身

吏將重車也載衣食具詣闕上書書久不報待詔公車

糧用之上計吏卒更乞勺之師古曰更音工衛反會邑

子嚴助貴幸薦買臣召見說春秋言楚詞帝甚說之師古

曰說讀拜買臣為中大夫與嚴助俱侍中是時方築朔

方公孫弘諫以為罷蔽中國師古曰罷上使買臣難說

弘語在弘傳後買臣坐事免久之召待詔是時東越數

反覆買臣因言故東越王居保泉山師古曰泉山即今

去海十餘里保者保守之以自固一人守險千人不得

也說者乃云保是地名失之矣

一人守險千人不得

上今聞東越王更徙處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澤中

今發兵浮海直指泉山陳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滅也

上拜買臣會稽太守上謂買臣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

繡夜行今子何如買臣頓首辭謝詔買臣到郡治樓船

備糧食水戰具須詔書到軍與俱進師古曰初買臣免

待詔常從會稽守邸者寄居飯食師古曰飯拜為太守

買臣衣故衣懷其印綬步歸郡邸直上計時會稽吏方

相與羣飲師古曰直不視買臣買臣入室中守邸與共

食食且飽少見其綬師古曰見守邸怪之前引其綬視

其印會稽太守章也守邸驚出語上計掾吏皆醉大呼

曰妄誕耳師古曰誕大言也呼守邸曰試來視之其故

音火故反次下亦同

聽去

待詔

人素輕買臣者入內視之還走疾呼曰實然坐中驚駭

白守丞服虔曰守丞也張晏曰漢舊郡國丞長吏與

相推排陳列中庭拜謁買臣徐出戶有

須長安殿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故事大夫乘官車

買臣遂乘傳去師古曰傳音張戀反會稽聞太守且至發民除道

縣吏並送迎車百餘乘入吳界見其故妻夫治道買

臣駐車呼令後車載其夫妻到太守舍置園中給食之

師古曰食讀曰食居一月妻自經死買臣乞其夫錢令葬師古曰乞

氣悉召見故人與飲食諸嘗有恩者皆報復焉師古曰復音扶

反居歲餘買臣受詔將兵與橫海將軍韓說等俱擊破

東越師古曰說讀曰悅有功徵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

坐法免官復為丞相長史張湯為御史大夫始買臣與

嚴助俱待中費用事湯尚為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後湯

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買臣怨湯及買臣為長史

湯數行丞相事知買臣素貴故陵折之買臣見湯坐牀

上弗為禮師古曰言不動容以禮之也為音于為反買臣深怨常欲死之師古

拊如淳曰拊音夫後遂告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買臣子山

吾立壽王字子贛趙人也年少以善格五召待詔蘇林

之類不用箭但行鼻散孟康曰格音各行伍相各故言

各德曰格五其行簪法曰塞白乘五至五格不得行

故云格五師古曰即今詔使從中大夫董仲舒受春秋

戲之簪也音先代反

高材通明遷為待中中郎坐法免上書謝罪願養馬黃

私九傳戲以五木
為子五子俱里為
負五子俱自為朕
也見有府虛字
注

宋祁曰越本
字深字

五丘之五
私本每五

門上不許師古曰請於黃後願守塞扞寇難復不許久
之上疏願擊匈奴詔問狀壽王對良善復召為郎稍遷
會東郡盜賊起拜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
置太守是時軍旅數發年歲不孰多盜賊詔賜壽王璽
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師古曰言其無方而以
為天下少雙海內寡二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
之重師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壽王為都職事並
廢盜賊從橫師古曰從昔子庸反甚不稱在前時何也壽王謝罪
因言其狀後徵人為光祿大夫侍中丞相公孫弘奏言
民不得挾弓弩十賊殲弩百吏不敢前張晏曰曠音郭
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眾害寡而利多此盜賊所以

便

蕃也師古曰蕃亦多也音扶元反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
短兵接則眾者勝以眾吏捕寡賊其執必得盜賊有害
無利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
弩便上下其議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
以禁暴討邪也師古曰五兵謂矛戟弓劍戈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
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
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眾寡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師
音五官反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
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
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師古曰
去仁恩而任刑戮師古曰去除也墮名城殺豪桀師古曰墮

一本作三

一本明作射

規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耨鉏筆耰相撻擊師古曰

之器也筆馬耰也杖大杖也耨音憂筆音之累反杖音大鼎反犯法滋眾盜賊不勝古師

言不可勝也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

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

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

地而封師古曰白屋以白茅覆屋也宇內日化方外鄉

風師古曰鄉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

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

也師古曰有四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師古曰論語大

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師古曰小雅賓之初筵

一本作止

皮為之天子射豹侯諸侯射熊侯卿大夫射麋侯士射

鹿豕侯抗舉也射夫振射者也同同謂也言既舉大侯

又張弓矢分耦而射則言貴中也師古曰中愚聞聖王

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

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

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更不能止良民以自備

而抵法禁師古曰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擅專也竊以

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

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弘弘詘服焉及汾陰得寶鼎

武帝嘉之薦見宗廟臧於甘泉宮羣臣皆上壽賀曰陛

下得周鼎壽王獨曰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之曰今朕

得周鼎群臣皆以為然壽王獨以為非何也有說則可

無說則死壽王對曰臣安敢無說臣聞周德始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師古曰公劉后稷曾孫也大成於文武顯於周公德澤上昭天下漏泉師古曰昭明也漏言潤澤下霑如屋高祖繼周亦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於陛下恢廓祖業功德愈盛天瑞並至珍祥畢見昔秦始皇親出鼎於彭城而不能得天祚有德而寶鼎自出此天之所以與漢廼漢寶非周寶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是日賜壽王黃金十斤後坐事誅

主父偃齊國臨菑人也學長短從橫術服虔曰蘇秦法古曰長短解在張湯傳從橫說在藝文志晚廼學易春秋百家之言游齊諸

子間師古曰諸子諸儒生相與排儻不容於齊家貧假

貧無所得師古曰貧音土得北游燕趙中山皆莫能厚客甚困

以諸侯莫足游者元光元年廼西入關見衛將軍師古曰衛

衛將軍數言上上不省費用之留久諸侯賓客多厭

之廼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所言九事其八事為律

令一事諫伐匈奴曰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

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

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

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志戰必危師古曰司馬

著書言兵法謂之司馬法一說司馬古主兵之官有軍陳用兵之法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應劭曰大愷周禮還師振旅之樂也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

不忘戰也

師古曰春為陽中其行木也秋為陰中其行金也金木兵器所資故於此時蒐備治兵也

也蒐索也取不孕者捕應殺氣也振整旅眾也捕音先淺反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

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

重行之師古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

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

三代務勝不修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

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

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

不可調而守也李奇曰不可和調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敵中

國甘心匈奴師古曰秦散也音察其下類此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

使蒙恬將兵而攻胡郅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

生五穀

師古曰地多沮澤而鹹鹵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

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

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執不可也又使天下飛

芻輓粟師古曰運載芻粟令其疾至故起於黃腫琅邪

資海之郡轉輸北河師古曰黃腫二縣名也並在東萊

轉輸至北河也音直端反又音誰率三十鐘而致一石師古曰六斛四

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師古曰餉

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死者相望師古曰道死謂死於路也蓋天下始叛也及至高皇帝

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

成諫曰不可夫匈奴戰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師古曰搏擊也

擗人之陰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
言不可得也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廼使劉敬往結
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
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歐
日覆音適足以結怨深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
行盜侵敵所以爲業天性固然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歐畧人畜也歐與驅同其
字從女音師古曰來侵邊境而歐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師古曰程課禽獸
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
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
生事苦則慮易師古曰言思慮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
將吏相疑而外師古曰言思慮市張晏曰與外國交市已利若章邯之比也故尉佗章邯得

宋祁昌字疑作此
謂比來在何處也若
云皆安在則似不雅

成其私師古曰佗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
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師古曰此周書
願陛下孰計之而加察焉是時徐樂嚴安亦俱上書言
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
師古曰言皆者各在何處廼拜偃樂安皆爲郎中偃數上疏言事遷
謁者中郎中大夫歲中四遷偃說上曰古者諸侯地不
過百里疆弱之形易制今諸侯或連城數十地方千里
緩則驕奢易爲淫亂急則阻其疆而合從師古曰從以
逆京師今以法割削則逆節萌起師古曰萌謂事之始
前日朝錯是也今諸侯子弟或十數而適嗣代立師古
讀日餘雖骨肉無尺地之封則仁孝之道不宣願陛下

今諸侯得推恩分子第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願上
以德施實分其國必稍自銷弱矣於是上從其計又說
上曰茂陵初立天下豪桀兼并之家亂衆民皆可徙茂
陵內實京師外銷姦猾此所謂不誅而害除上又從之
尊立衛皇后及發燕王定國陰事偃有功焉大臣皆畏
其口賂遺累千金或說偃曰大橫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偃曰臣結
髮游學四十餘年身不得遂師古曰遂猶達也親不以爲子昆
弟不收賓客棄我我院日久矣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則
五鼎亨耳張晏曰五鼎食牛羊豕魚麋也諸侯五卿吾大夫三師古曰五鼎亨之謂被饗亨之誅吾
日暮故倒行逆施之師古曰暮言年齒老也倒行逆施謂不遵常理此語本出五子胥偃稱之偃盛言朔方地肥饒外阻河蒙恬築城以逐匈奴

內省轉輸成漕廣中國滅胡之本也上覽其說下公卿
議皆言不便公孫弘曰秦時嘗發三十萬衆築北河終
不可就師古曰成就也已而棄之朱買臣難誡弘遂置朔方本
偃計也元朔中偃言齊王內有淫失之行師古曰失讀日佚音尹一
反上拜偃爲齊相至齊徧召昆弟賓客散五百金予之
數曰師古曰數責也數音所具反始吾貧時昆弟不我衣食賓客不
我內門師古曰內門謂內之於門中也今吾相齊諸君迎
我或千里吾與諸君絕矣毋復入偃之門廼使人以王
與姊姦事動王王以爲終不得脫恐效燕王論死廼自
殺偃始爲布衣時嘗游燕趙及其貴發燕事趙王恐其
爲國患欲上書言其陰事爲居中不敢發及其爲齊相

或本作告

劉宋以本告
以本字爲字

宋祁曰漸本及
齊以王自殺
聞

出關即使人上書告偃受諸侯金以故諸侯子多以得
封者及齊王以自殺聞上大怒以為偃劫其王令自殺
廼徵下吏治偃服受諸侯之金實不劫齊王令自殺上
欲勿誅公孫弘爭曰齊王自殺無後國除為郡入漢偃
本首惡非誅偃無以謝天下廼遂族偃偃方貴幸時客
以千數及族死無一人視獨孔車收葬焉上聞之以車
為長者

徐樂燕郡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
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
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太人名族之後鄉曲之
譽沛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

史記索隱曰
車之大者及

宋祁曰漸本及
作禮

棘矜師古曰棘戰也矜者戰之把也時秦銷兵器偏袒
大呼天下從風師古曰呼音火故反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
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
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
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
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
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師古曰攘謂侵取漢地而身為禽於中原
者此其故何也沛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
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眾故諸侯無竟
外之助師古曰竟讀曰境其下同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
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

或首難而危海內師古曰首難謂首唱而作難也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師古曰韓魏趙三國本共分晉故稱三晉天下雖未洽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疆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師古曰還讀曰旋吳楚是也況羣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師古曰復音扶且反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師古曰重音直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疆國勁兵陛下遂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

宋祁曰新本每數字

師古曰自若者言如其常無所發損也從讀曰縱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師古曰宿也名何必夏子俗何必成康服虔曰夏禹也子湯也湯子姓雖然巨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師古曰此侔等也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師古曰依讀曰此陛下之所服也師古曰服事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師古曰言其敝未之法猶足自安也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師古曰奚何也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師古曰此卷首尚載

班固 漢書六十四師古注

嚴安者臨菑人也以故丞相史上書曰臣聞鄒子曰師古

曰鄒衍之書也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師古曰以救散當時則用過

則舍之師古曰非其時則廢置也有易則易之師古曰可變故守一

而不變者未賾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

衣裘宮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蘇林曰族音奏

奏進也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文於前以觀欲天下

孟康曰觀猶顯也欲音慈師古曰顯示之使其慕欲也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

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師古曰贍足也民離本而徼

末矣師古曰微要求也音工堯反末不可徒得師古曰徒空也故播紳者不
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師古曰矯奪也矯偽也以矯奪師古曰夸大也而世不
知媿故姦軌浸長師古曰浸漸也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
養失而秦樂失而淫禮失而采如厚曰采飾也師古曰
失而偽偽采淫秦非所以範民之道也師古曰範謂為之立法也是
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眾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
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孰六畜遂字師古曰遂成也字生也
蕃音扶元反民不夭厲和之至也師古曰厲病也臣聞周有
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

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師古曰伯讀曰霸更音工衛反其下
同並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
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
行疆陵弱眾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
之始苦也於是疆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駁
擊師古曰車駁相擊言其眾多也從音子容反介胄生蟣虱民無所告愬及
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
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鐘虡師古曰虡懸鐘者也
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
為更生師古曰言天下既免戰國之苦若逢明聖之鄉
使秦緩刑罰薄賦斂師古曰鄉讀曰嚮省繇役貴仁義賤權利

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
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
法嚴令苛調諛者眾師古曰調古諂字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攻彊胡辟地進境師古曰辟讀日開
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
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
久糧食之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
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師古曰挂懸也宿兵於
無用之地師古曰宿留也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
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
天下大畔陳勝吳廣舉陳師古曰舉謂起兵也武臣張耳舉趙項

梁舉吳田儵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窮山
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
官之吏師古曰長官謂一官之長也無尺寸之執起閭巷杖棘矜應
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王
張晏曰長進益也師古曰言其稍稍攻伐進益土境以至彊大也長音竹兩反伯讀曰霸時教使然
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故周
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郎降羌
隸略葺州建城邑張晏曰葺猶也師古曰葺與葺同深入匈奴燔其龍
城師古曰燔燒也龍城匈奴祭天處燔音扶元反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
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
靡敝國家師古曰累音力端反所以子民也師古曰子謂養之如子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挈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師古曰挈相連近者愁苦遠者驚駭
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師古曰矯
也控也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
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師古曰幾音
鉅依反次下亦列城數十形束囊制孟康曰言其土地形帶脅諸侯
師古曰帶者言諸侯之於郡守譬若佩帶謂輕小也脅
謂其威力足以脅之也一日帶在脅旁附著之義也
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
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
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
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劉宋文帝多
宋祚日多
作父

師古曰言不可盡後以安為騎馬令師古曰主天子之
諱者言必滅土也

終軍字子雲濟南人也少好學以辯博能屬文聞於郡

中師古曰屬年十八選為博士弟子至府受遣師古曰

子屬太常受遣者太守聞其有異材召見軍甚奇之與

交結軍揖太守而去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異其文拜

軍為謁者給事中從上幸雍祠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

蹄師古曰每一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水上

上異此二物博謀群臣師古曰訪軍上對曰臣聞詩頌

君德樂舞后功異經而同指明盛德之所隆也南越竄

鼻葭葦與鳥魚群師古曰葭葦也成正朔不及其俗有

師古曰葭葦也成
長則曰葭葭音加

司臨境而東甌內附閩王伏辜南越賴救北胡隨畜焉

居蘇林曰薦草也師古曰蘇說非也為讀曰荐荐屢也言隨畜牧屢易故居不安住也左傳戎狄荐居者也

禽獸行虎狼心上古未能攝大將軍秉鉞單于奔幕師古曰奔幕古

奔字古票騎抗旌昆邪右社師古曰抗舉也右社從

澤南洽而威北暢也師古曰洽薄也若罰不阿近舉不遺

遠設官埃賢懸賞待功師古曰埃古侯字次下亦同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刑於宇內矣

罷者退而勞力師古曰罷讀曰疲謂不堪刑於宇內矣

師古曰言建三宮之文質章厥職之所宜服虔曰三宮

自謙也鄭氏曰於三宮封禪之君無聞焉張晏曰前世封

美也夫天命初定萬事草創師古曰謂始及臻六合同

列敘言是時亦有恭時后上顏注卷

風九州共貫必待明聖潤色祖業傳於無窮師古曰潤

之故周至成王然後制定而休徵之應見也師古曰休美

陛下盛日月之光垂聖思於勤成專神明之敬奉燔瘞

於郊宮師古曰燔祭天也瘞祭地也祭天則燒獸享之

精交神積和之氣塞明師古曰塞答也明而異獸來獲

宜矣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於王舟俯取以燎羣公

咸曰休哉師古曰謂伐紂時今郊祀未見於神祇而獲

獸以饋師古曰饋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

也宜因昭時今日改定告元張晏曰改元年以告神祇

宜以白茅於江淮發嘉號于營丘以應緝熙服虔曰宜

晏曰江淮職貢三脊茅為藉也孟康曰嘉號封禪也泰

列本世呂軍以對類可疑按紀獲麟在元符元年昆邪降在二年其上對已大緩又史記封禪書元鼎三年有司

山在齊分野故曰營丘也或曰登封泰山以明姓號也

宋林曰注冬字左字下當有氏字

始言元不直以二
數乃云三元曰狩
蓋於此等述
三元也而軍此云
宜改元史又云由
是改元有未降
者守可疑軍對
非直史誤因之

師古曰首音祖又音子使著事者有紀焉師古曰謂史官也紀記也

蓋六鵠退飛逆也張晏曰六鵠退飛象諸侯白魚登舟

順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穀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征而必獲故曰順也師古曰贊說也夫明闇之

徵上亂飛鳥下動淵魚師古曰各以類推今野獸并角

明向本也師古曰并合也獸皆兩角今此獨一故云并也眾支內附示無外也

若此之應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襲冠帶要衣裳而蒙

化者焉師古曰要衣裳謂著中國之衣斯拱而埃之耳

師古曰拱手而待之言其即至對奏上其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

月越地及匈奴名王有率眾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師古曰中音竹仲反元鼎中博士徐偃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偃矯

制師古曰矯說也使膠東魯國鼓鑄鹽鐵如淳曰鑄銅鐵有熾火謂

之還奏事徙為太常丞御史大夫張湯劾偃矯制大害

法至死偃以為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存

萬民顛之可也師古曰顛與專同下亦類此湯以致其法不能誣其

義有詔下軍問狀軍詰偃曰古者諸侯國異俗分百里

不通時有聘會之事安危之執呼吸成變故有不受辭

造命顛已之宜今天下為一萬里同風故春秋王者無

外偃巡封域之中捕以出疆何也且鹽鐵郡有餘臧師古曰先有畜積

正二國廢國家不足以為利害而以安社稷存

萬民為辭何也又詰偃膠東南近琅邪北接北海魯國

西枕泰山東有東海受其鹽鐵偃度四郡口數田地師古

曰度計也音大各反率其用器食鹽不足以并給二郡邪將執宜
有餘而吏不能也何以言之偃矯制而鼓鑄者欲及春
耕種贖民器也贖足也今魯國之鼓當先具其備師古曰備
者猶今至秋乃能舉火此言與實反者非師古曰非重問之偃已
言調度師古曰不不惟所為不許惟思也而直矯
前三奏無詔報聽也不惟所為不許師古曰不此明聖所必
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譽師古曰干求也師古曰干求此明聖所必
加誅也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師古曰八尺曰尋孟子之書
曰陳代問於孟子曰枉尺直尋若可為也孟子曰子過
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尋長而尺短故陳代言所
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子以今所犯罪重所
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師古曰將幸誅
就者小師古曰偃自子必死而為之邪師古曰將幸誅
不加欲以采名也師古曰偃窮誠服罪當死軍奏偃矯

劉奉世還當以合付
還字宜屬上句

制顯行非奉使體請下御史徵偃即罪師古曰徵召秦
可上善其詰有詔示御史大夫初軍從濟南當詣博士
步入關關吏子軍繻張晏曰繻音須繻符也書帛裂而
舊關出入皆以傳傳頰因裂繻頭合以為符信也師古曰蘇說是也軍問以此何為吏曰
為復傳師古曰復返也謂返出關更以為傳還當以合
符軍曰大丈夫西游終不復傳還棄繻而去軍為謁者
使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建節東出關關吏識之曰此
使者廼前棄繻生也軍行郡國所見便宜以聞還奏事
上甚說師古曰說當發使使匈奴師古曰漢朝欲遣軍
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師古曰言行草中使得列宿衛
食祿五年邊境時有風塵之警臣宜被堅執銳當矢石

劉宋本元
有詔二字

啓前行師古曰行下音下駑下不習金革之事今聞將遣匈奴使者臣願盡精厲氣奉佐明使畫吉凶於單于之前臣年少材下孤於外官師古曰孤遠也外官謂非侍衛之臣也不足以充一方之任師古曰充當也音抗竊不勝憤懣詔問畫吉凶之狀上奇軍對擢為諫大夫南越與漢和親廼遣軍使南越說其王欲令入朝比內諸侯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師古曰言如馬羈也軍遂往說越王越王聽許請舉國內屬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賜南越大臣印綬壹用漢法以新改其俗令使者留填撫之師古曰填音竹刃反越相呂嘉不欲內屬發兵攻殺其王及漢使者皆死語在南越傳軍死時年二十餘故世謂之終童

文選五十卷有王子淵四子講德論注曰四子謂微斯文學履儀夫子浮遊先生陳丘子七哀當假立以為論端也

王褒字子淵蜀人也宣帝時修武帝故事講論六藝羣書博盡奇異之好徵能為楚辭九江被公師古曰被姓也音皮義反召見誦讀益召高材劉向張子僑華龍柳褒等待詔金馬門師古曰華音戶化反神爵五鳳之間天下殷富數有嘉應上頗作歌詩欲興協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趙定梁國龔德皆召見待詔於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風化於眾庶聞王褒有俊材請與相見使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師古曰中和者言政治和平也樂職者言百官各得其職也宣布者風化普洽無所不被選好事者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時沘鄉侯何武為僮子選在歌中師古曰沘音凡久之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宣帝召見武等觀之皆賜帛謂曰此

中和樂職
三篇

盛德之事吾何足以當之職宣布詩也以美盛德故謂之頌也襄既為刺史作頌師古曰即上中和樂

史因奏襄有軼材師古曰軼與逸同上廼徵襄既至詔襄為聖

主得賢臣頌其意襄對曰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縣

之麗密師古曰絕絲也謂織為綿帛之麗羹黍含糗者

不足與論大牢之滋味服虔曰陰音舍師古曰糗與今

少昌今臣辟在西蜀師古曰辟讀曰辟生於窮巷之中長於蓬

茨之下師古曰蓬茨以蓬蓋屋也茨音才私反無有遊觀廣覽之知顧有

至愚極陋之累師古曰顧猶反也累音力端反不足以塞厚望應明指

師古曰雖然敢不畧陳愚而抒情素師古曰抒猶洩也音食汝反記

曰共惟春秋法五始之要服虔曰共敬也張晏曰要春秋稱元年春王正月此五始

也師古曰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是為五始共讀

恭曰在乎審己正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

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師古曰趨普博也器用利則用力少而

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應劭曰矻矻

古曰如說貌如淳曰健作貌也師及至巧冶鑄千將之模

清水淬其鋒師古曰淬謂燒而內水中以堅越砥斂其

罍師古曰罍石出南昌故曰越也水斷蛟龍陸剽犀革

師古曰罍石出南昌故曰越也忽若慧汜畫塗師古曰慧汜也泥

如以帚掃泥師古曰泥音五各反忽若慧汜畫塗師古曰慧汜也泥

輸魯般性巧者也師古曰魯般視也雖崇臺五增延衰

百文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師古曰溷亂也音胡頓反庸人之御駑

宋祁曰本注女三泥字

馬亦傷吻，澈策而不進於行。師古曰：吻，口角也。劬，喘也。

汗人極，馬倦及至，駕醫，駮乘旦。孟康曰：良馬低頭，口

師古曰：乘音食，證反。王良執靶。張晏曰：王良，郵無恤，

霸謂轡也。師古曰：參，駮左氏傳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

良劉無止，王良，楚人也。楚辭云：驥騁諸於，敝輦遇孫

公時人考其年代不相當。張說云：良字伯樂，斯失之矣。

韓哀附輿。應劭曰：世本韓哀作御，師古曰：宋衷云：韓哀

也。然則善御者，縱馳騁，驚忽如景靡。師古曰：亂馳曰驚

耳，非始作也。從，靡過都，越國，蹶如歷塊。師古曰：如，經歷一塊，言其

疾。奔電逐遺風。師古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言馬行尤

疾。後者馬能逐及也。周流八極，萬里壹息，何其遠哉。人馬

相得也。師古曰：遠，謂所行遠。故服締絡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

師古曰：鬱，熱氣也。燠，溫也。音於六反。貳，貂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師

古曰：悽，愴寒也。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

王之所以易海內也。是以嘔喻受之。應劭曰：嘔，喻和悅

反。開寬裕之路，以延天下英俊也。師古曰：夫，竭知附賢

者，必建仁策，索人求士者，必樹伯迹。師古曰：伯，昔周公

躬吐抵之勞，故有闡空之隆。師古曰：一飯三吐，食一休

太平之化，刑措不用。齊桓設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應

劭曰：有以九九求見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九九小術而

君不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庭燎之禮，而

見之，君無幾，隕朋自遠而至。齊桓遂以霸師。古曰：九九

計數之書，若今筭經也。匡，謂一匡天下也。合，謂九合諸

侯。由此觀之，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師古曰：人

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

陳見惛誠則上不然其信師古曰惛至進仕不得施効

斥逐又非其德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力師古曰勤於鼎俎謂烹牛於朝歌也

湯也鼓刀謂屠牛於朝歌也百里自鬻竈子飯牛師古曰鬻賣也呂氏春秋云百里奚之未遇時也虞士而鬻縛鬻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悅之獻諸穆公飯牛解在鄒陽傳鬻音

離此患也師古曰離遭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師古曰運

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

去卑辱與潔而升本朝張晏曰與幽也潔押也汙也言

音先離疏釋躡而享膏梁應劭曰離此疏食釋此木躡

列反躡即今之鞋耳賈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說

資說士師古曰談說之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

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龍興而致雲師古曰列列蟋蟀

風貌也音列蟋蟀

埃秋蛭蟥出以陰孟康曰蟥渠畧也師古曰蟥蟥

而生也朝生而夕死蟥音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師古

由字亦作蟥其音同也言王者居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正陽之位賢才見之則利用也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

國也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思語辭也皇美故世平主

聖俊艾將自至師古曰艾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

契臯陶伊尹呂望師古曰契讀與禹同明明在朝穆穆

列布也穆穆美也聚精會神相得益章師古曰益章

牙操師古曰牙操鐘晉灼曰鐘音遮送之遮二十四鐘各有節奏

號鐘號鐘琴名也馬融笛賦曰號鐘高調伯牙以善鼓

琴不聞說能擊鐘也師古曰琴名是也字既作遮則與

楚辭不同不得即讀逢門子鸞鳥號師古曰逢門善射

已名也並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

中當字上當有
字即景本作號
鐘校作號又注
號字

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

載壹合論說無疑翼乎如鴻毛過順風沛乎如巨魚縱

天壑師古曰沛音普大反其得意若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

行師古曰胡曷音何也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畢臻

師古曰臻字與臻同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單頃耳而

聽已聰師古曰單盡極也頃讀曰傾恩從祥風翔德與和氣游師古曰朝

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師古曰塞滿也遵遊自然之執恬

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雍容垂拱求永萬年

何必偃仰誠信若彭祖响壺呼吸如僑松如淳曰五帝紀彭祖堯舜

時人列傳傳彭祖殺大夫也歷夏至商未號年七百師古曰信讀曰伸响壺皆開口出氣也僑王僑松赤松子皆仙人也响音許于反壺音虛

眇然絕俗離世哉師古曰眇然高遠之意也詩云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亦文王之詩也濟濟盛貌也言文王能用賢人故邦國得以安

也蓋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僊故褻對及之上

令褻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褻等放獵師古曰放士衆大獵也一

及田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

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師古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詞也言博奕雖非道藝無事為之猶賢也奔今之圍碁也辭賦大者與

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辟如女工有綺

縠音樂有鄭魏師古曰縠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自

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師古曰風諭同說讀曰悅

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頃之擢褻為諫

大夫其後太子體不安苦忽忽善忘不樂詔使褻等皆

或李鄭魏作鄭

東漢于西南
傳邱都夷馬同
山有碧雞金馬
注前書音義曰
金似馬碧形雞
也

宋初曰海字上當
有大字

之太子宮虞侍太子師古曰朝夕誦讀音文及所自造
作疾平復廼歸師古曰復太子喜襄所為甘泉及洞簫
頌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後方士言益
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襄往祀焉襄
於道病死上聞惜之

賈捐之字君房賈誼之曾孫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
失召待詔金馬門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僖耳珠
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師古曰居海中之洲廣袤可
千里師古曰長也合十六縣戶二萬三千餘其民暴惡自以
阻絕數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數年壹反殺更漢輒發兵
擊定之自初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

反叛至其五年罷僖耳郡并屬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
珠厓三縣復反反後七年甘露元年九縣反輒發兵擊
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
年不定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以為
不當擊上使侍中駙馬都尉樂昌侯王商詰問捐之曰
珠厓內屬為郡久矣今昔畔逆節而云不當擊長蠻夷
之亂勸先帝功德經義何以處之師古曰於六經之內
捐之對曰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
患師古曰危言直言也言出而身危故云危言論語稱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敢昧死竭卷
卷師古曰卷讀與拳同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臣
區域但不能優泰耳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

禹曰無間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又

音工竟反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

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師古曰此引禹貢之

朔北方也暨及也迄至也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師古曰

曰與讀故君臣歌德師古曰言皆含氣之物各得其宜

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師古曰武丁然地東不過江

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

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晉灼曰遠

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著衣裳慕中國化遣譯

來著衣裳也故曰越裳也師古曰張說非也越裳自是

衡作越嘗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此非兵革之所能

致及其襄也南征不還師古曰謂昭王齊桓抹其難師古

曰謂襄王也初為太子而惠王欲立王子帶齊桓孔子

公為首止之盟以定太子之位事在左傳僖五年

定其文張晏曰孔子作春秋夷狄之以至乎秦興兵遠

攻負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

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師古曰長

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

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

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賦歲百二十歲一事

而一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古

旗編以羽毛列繫撞旁載於車上大駕出則陳於吉行

道而先行屬車相連屬而陳於後也獨先安之師古

之言何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

所適往

劉奉世元狩未漢
以伐匈奴馬不
復出征矣捐之
云蓋其語或者
誤以建元為元狩
歟

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路塞
鄭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
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益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
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師古曰粟久腐壞則色紅
赤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師古曰校謂數計也廼探平城之事
師古曰追計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
其事故言探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
以攘服之師古曰攘却也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
菟樂浪為郡師古曰樂音浪音郎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
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
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
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

宋祁曰浙李云
永字路字當
作路

宋祁曰作籍
在屬馬越本
籍屬兵馬

劉宋教作校
宋祁曰校助也
救助

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師古曰淚流被回以遙設虛祭入於口故言飲泣也遙設虛祭
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
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
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
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如淳曰席音藉師古曰人席即藉也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
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千眾擠
之大海之中師古曰擠墜也音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
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
小雅采芑之詩也蠹動貌也蠻荆大邦為讎師古曰詩
州之蠻也言敗與大國為讎敵也言聖人起則後服
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廼

蠹爾一車
及詩也注呼古
作采芑詩非
也

前漢書卷三十四
十五

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顛顛獨居一海之中師古曰顛與專同專專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毒瘡也師古曰毒瑁文甲也毒音代瑁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堯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廼以少府禁錢續之師古曰少府錢主供天子故曰禁錢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師古曰為稱用也願遂棄珠厓專用恤關東

為憂對奏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二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廼從之遂下詔曰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師古曰辟讀曰避次下亦同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

義欲內屬便馭之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珠
厓由是罷捐之數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
捐之數短顯師古曰說其長短以故不得官後稭復見而長安
令揚興新以材能得幸與捐之相善捐之欲得召見謂
興曰京兆尹缺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京兆尹可立
得興曰縣官嘗言興張晏曰薛廣德與愈薛廣德我易助也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師古曰於天下
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甚捐之曰令我得代
充宗君蘭為京兆尹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
治士則不隔矣捐之前言平恩侯可為將軍張晏曰期
思侯並可為諸曹師古曰期思侯當是黃許嘉也期
赫之後嗣也而表不載皆如言又薦

此

謂者蒲宣立為冀州刺史言中謁者不宜受事官者不
宜入宗廟立之相薦之信不當如是乎師古曰與相薦
言諸事見納用興曰我復見言君房也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
弟從我計師古曰弟但也是也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
為薦顯奏曰竊見石顯本山東名族有禮義之家也持
正六年未嘗有過明習於事敏而疾見出公門入私門
師古曰言自公庭出即歸其家不妄交遊宜賜爵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
曹又共為薦興奏曰竊見長安令興幸得以知名數召
見興事父母有曾氏之孝師古曰事師有顏閔之材
曰顏回榮名聞於四方明詔舉茂材列侯以為首為長

或奉手臣作近

安令吏民敬鄉師古曰鄉道路皆稱能觀其下筆張晏文

則董仲舒進談動辭則東方生置之爭臣則汲直張晏汲

抱公絕私則尹翁歸興兼此六人而有之守道堅固執

義不回師古曰臨大節而不可奪國之良臣也可試守

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廼下與捐之獄令皇后父陽

平侯禁與顯共雜治奏與捐之懷詐偽以上語相風更

相薦譽師古曰風讀曰欲得大位漏泄省中語罔上不

道書曰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也

行衆王制順非而澤不聽而誅師古曰禮記王制云

誠質學於非道雖博無用飾非文過辭語順澤不聽教

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衆殺謂人有堅為辯言不以

劉故曰不聽而誅者即王制所為以四誅者不以聽耳何說不聽教令乎

命有如此者請論如法捐之竟坐棄市與減死罪一等

髡鉗為城旦成帝時至部刺史

賁曰詩稱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師古曰魯頌閟宮之詩也膺當也懲創刈也言

魯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創前蠻與群舒以靖難

久矣其為諸夏患也漢

興征伐胡越於是為盛究觀淮南捐之主父嚴安之義

深切著明師古曰故備論其語世稱公孫弘排主父張

湯陷嚴助石顯譖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

發嚴賈出入禁門招權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

嚴朱吾丘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下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班固

漢書六十五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頹師古注

東方朔字曼倩師古曰倩音千見反平原厭次人也師古曰高祖功臣表有厭

次侯爰類是則厭次之名也其來久矣而說者乃云後漢始為縣於此致疑斯未通也厭音一涉反又音一琰

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

以不次之位師古曰不拘常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

衛鬻者以千數師古曰衛音州縣之縣又音工縣反其不足采

者輒報聞罷師古曰報云天子已聞其朔初來上書曰

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

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師古

書言文史之事足可用也日擊劍遇擊而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

三冬江西云貧士冬字向不十春夏秋三時農務各暇故字向充才教
三國志注甚多當以三餘云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晴之餘也皆注

劉放曰子路之言可
便有勇者曰劉放
曰既曰子路之言則
每宿諾者非子路
之言也

之具鉦鼓之教師古曰鉦鼓所以為進亦誦二十二萬

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服度

宿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師古

曰編列次勇若孟賁師古曰孟賁衛人古之勇士也尸

也音鞭勇富乎曰勇三者人之所難而皆捷若慶忌師古曰

不足易勇故能攝三軍服猛獸也廉若鮑叔師古曰齊大夫也與

中駟馬追之不能及也而說者乃妄解云鮑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

焦非也焦自介士耳信若尾生師古曰尾生古之信士

不至遇水而死一若此可以為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

再拜以聞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惶之師古曰以令

待詔公車師古曰公車令屬衛奉祿薄未得省見師古

被生納不得見於天子也久之朔給騶朱儒文穎曰朱

奉音扶用反其下並同

者也師古曰朱儒短人也騶本廐

之御騶也後人以為騎謂之騶騎曰上以若曹無益於

縣官師古曰若汝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眾處官不能

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於國用徒索衣食如淳

盡也師古曰音先各反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

下云索長安米亦同也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

頓首上問何為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

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為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

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臣朔長九尺餘亦

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飢欲死臣言

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

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師古

日數

宋祿三本
改本作奉

劉敬曰守宮生屋
壁如守宮然故
若之何在防淫
佚也或之微何
能食丹砂七介
人亦安肯捐七
介丹砂以餌一
虫也
劉敬曰守宮即
家屋壁中蟪蛄
俗呼為蟪蛄者是
也此物准在屋
壁窟之乃伺夜
亦出蓋用此得
名耳術家之說
安有此理師古乃信之何哉宋祁曰角音虛谷反歟不童也

家術數之家也於覆器之下而置諸物令聞置守宮孟
射之故云射覆數音所具反覆音芳目反
下射之皆不能中之師古曰守宮蟪蛄名也術家云以器養
女人體終身不滅若有房室之事則滅矣言可以防閑
端洗故謂之守宮也今俗呼為辟宮辟亦禦扞之義耳
孟食器也若盃而大今
之所謂盃盃也盃音撥
日費也迺別著布卦而對曰師古曰別分反臣以為龍又無
進也
角謂之為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亦守宮即蜥
蜴師古曰跂跂行貌也脈脈視貌也爾雅云蟪蛄蟪蛄
蜥蜴蟪蛄守宮是則一類耳揚雄方言云其在澤中
者謂之蜥蜴故胡曰是非守宮則蜥蜴也蜥音先歷
反蜥音余赤反蟪音榮蟪音原蟪音鳥典反蟪音珍上
曰善賜帛十匹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師古曰中音
並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師古曰幸倡倡優之見
解在公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亦至數也師古曰臣
孫弘傳

劉宋本音下
蜥蜴三字

宋祁曰數音數
景本作數

注呼報三字誤七灌
夫傳亦云諱服謝
罪之蓋非田收傳
劉敬曰若不嫁寄
生在盆下何得自

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百不能中臣賜帛師古曰榜
反迺覆樹上寄生今朔射之朔曰是寔數也音貧寔之
寔數音數錢之數寔數鉤灌四服鉤也師古曰寔數戴
器也以盆盛物戴於頭者則以寔數薦之今賣白團餅
人所用者是也寄生者芝菌之類淋漓之日著樹而生
形有周圍安寔數者今關中俗亦呼為寄生非為薦之
寄生寓木宛童有枝葉者也故朔云著樹為寄生盆下
為寔數明其常在盆下今讀書者不曉其意謂射覆之
物覆在盆下輒改前覆守宮孟下為盆字失之遠矣揚
軍傳鼠不容穴銜寔數也盆下之物有飲食氣故鼠銜
之四服鐵鉤
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
乾肉為脯著樹為寄生盆下為寔數上令倡監榜舍人
舍人不勝痛呼暑服慶曰暑音暴鄧侯曰呼音麗箭之
痛切而叫呼也與田蟪蛄傳呼服音義皆同一曰鄧音近
之暑自宛痛之聲也舍人榜痛乃呼云暑今人痛甚則
稱阿暑音步高反是故朔逐韻
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

前集解卷之二十一

十一

君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晉灼曰

南獵長楊東游宜春師古曰宜春宮也在長安城東

者自是宜春觀耳在長安城西豈得言東游也微行常用飲酎師古曰酎酒

廟也酎音紂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武騎及待詔隴西

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

始微行以夜漏下十刻廼出常稱平陽侯如淳曰平陽

寵時見尊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兔手格熊羆馳驚

禾稼稻杭之地師古曰稻有芒之穀總稱民皆號呼罵

詈師古曰呼相聚會自言鄴杜令往欲謁平陽侯諸

騎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廼示以

乘輿物久之廼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齋五日糧會朝長

信宮師古曰五日糧也長信太后之宮也上大驪樂之是後

南山下乃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於太后未敢遠出丞

相御史知指師古曰指謂天子之意也乃使右輔都尉微循長楊以

東師古曰微庶幾也循行視也右內史發小民共待會

所師古曰供後廼私置更衣師古曰為休息易從宣曲

以南十二所中休更衣師古曰宣曲宮投宿諸宮師古

休更衣夜則長楊五柞倍陽宣曲尤幸師古曰倍陽即

別宿於諸宮於是上以為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廼使

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二人舉籍阿城

以南師古曰舉計其數而為簿籍也阿城本秦蓋屋以

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畝及其賈直師古曰提封亦謂提

列數曰更衣休
息亦非必
有宮人也
自無之後
更起至更
衣於則貴
賤
同此者也

數也賈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又詔

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之民師古曰時未為

京兆馮翊扶風故云中尉及左右內史也草田謂荒田未耕墾也吾丘壽王奏事上大

說稱善師古曰悅時朔在傍進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

表之應應之以福師古曰慤謹也音口角反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

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師古曰郎堂下周屋弋獵之

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為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為苑

何必盤屋鄠杜乎師古曰中尉及左右內史則為三輔矣非必謂京兆馮翊扶風也學者疑

此言為後人所增斯未達也奢侈越制天為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

為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

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服虔曰商與上雒二縣也師古曰汧水也隴隴也師厥

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

所謂天下陸海之地師古曰高平曰陸關中地高故稱耳海者萬物所出言關中山川物

產饒富是以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

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栢異類之物不可勝原師古曰原本也言說

不能盡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師古曰仰音牛向反又有

杭稻黎粟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蠶魚師古曰芋草名

其葉似藕荷而長不圓其根正白可食蠶即蛙字也似蝦蟆而小長脚蓋人亦取食之貧者得以

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故鄠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

一金師古曰賈讀曰價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下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

事損耗五穀師古曰耗也音呼到反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荆棘之

謙遜列字作
謙遜宋和曰
莊當作謹

刻皆不足以危不
字當作亦隄猶防
七言車與馳騁不
若防慮必有顛覆
之變

林而長養麋鹿廣狐菟之苑大虎狼之虛師古曰虛又讀曰墟
壞人家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
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圍之師古曰斥却也騎馳東西
車驚南北師古曰亂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不足
以危無隄之輿蘇林曰隄限也輿乘輿也無限若言不日之樂謂田獵也無隄之輿謂天子富貴無隄限也師古曰張說是也音丁奚反是其不可三
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冰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
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應劭曰紂於宮中設九市靈王起章華之臺
而楚民散師古曰楚靈王作章華之臺約亡人以資秦之卒有乾谿之禍也章華臺在華容城也秦
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師古曰忽忘其生而
罪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

符孟康曰泰階三台也每合二星凡六星符六星之符也應劭曰黃帝泰階六符經曰太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上階上星為男主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元士下星為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社稷神祇咸獲其恒天下大安是為太平三階不平則五神之祀日有食之水潤不浸稼穡不成冬雷夏霜百姓不寧故治道傾天子行暴令好與甲兵修宮榭廣苑囿則上階為之奄奄奄奄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上廼拜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又之隆
慮公主子昭平君師古曰慮音廬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
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為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
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傳獄繫內官服虔曰主傳主之官也如淳曰
禮有傳姆說者又曰傳者老大夫也漢使中行說傳翁主也師古曰傳姆是也服說失之內官署名辭在律歷

宋祁曰奄奄當作奢奢

志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師古曰論決其罪也左右人人為言
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
師古曰老乃有子言其晚孕育也屬音之欲反於是為之垂涕歎息良父曰法
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自入
高廟乎又下負萬民廼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
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師古曰周書洪範之辭也蕩蕩平坦之貌此二者
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內元元
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
壽上廼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師古曰讓責也曰傳曰時然後
言人不厭其言師古曰論語稱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對

宋祁曰注者下當添遺字

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
乎師古曰言所上壽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
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而
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
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嘗醉入殿
中小遺殿上師古曰小遺者小便也効不敬有詔免為庶人待詔
官者署因此時復為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
號竇太主如淳曰竇太后之女也故曰竇太主也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
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為事
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師古曰姣美麗也音狡
主召見曰吾為母養之因留筵中教書計相馬御射師古

或特作對字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曰計謂用筭也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內

為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

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師古曰中府掌金帛之藏者也薰君所

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師古曰言不備

此數者皆安陵爰叔者爰益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

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師古曰不測者言其深也安處

何以自安處也一曰身挾大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

以師古曰以用也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菽竹

籍田如淳曰其間雖有地皆有菽竹籍田無可作宿觀

林可遊玩而籍田所在上又須躬足下何不自主獻長

門園如淳曰寶太主園在長門長門在長安城東南園可以為宿館處所故獻之也此上所欲

劉宋改

也如是上知計出於足下也則安枕而卧長無慘怛之

憂父之不然上且請之於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

入言之主立奏書獻之上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更名寶太

主園為長門宮主大喜使偃以黃金百斤為爰叔壽叔

因是為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

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

之禮備臣妾之儀師古曰姓反列為公主賞賜邑入師古曰既

列得賞賜又所食之邑入其租賦也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師古曰塞補也一日

卒有不勝洒掃之職師古曰卒讀曰俸洒音信又音山鼓反先駒馬填溝

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事養精游神從

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應劭曰公主園中有山謙不敢稱第故說山林也服

劉宋儀作使字祁曰使景本作儀

劉宋本注無者也字下姚本添蓋

度曰主所豫作廟陵故曰山林師古曰得獻觴上壽娛

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

臣從官多大為主費上還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

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師古曰為

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廼下殿去

簪珥師古曰珥珠玉飾耳者也音餌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師古曰狀

狀猶言無顏面以見人也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

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

師古曰董君綠幘傳講應劭曰罕人服也韋劭曰講形

師古曰綠幘賤人之服也傳著也講即今之臂講也傳讀曰附講音工侯反

主廼贊師古曰贊進也進傳謁辭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

師古曰胞與胞同因叩頭謝上為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師古曰

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

稱為主翁飲大驪樂主廼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

雜繒各有數於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蹙

鞠劍客輻湊師古曰蹙音千六反鞠音鉅六反解在魏文志董氏常從游戲北

宮馳逐平樂觀雜鞠之會角狗馬之足師古曰角猶校也上大

歡樂之於是上為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

是時朔陸戰殿下師古曰持戟列陸側辟戟而前曰師古曰辟音頻亦反董

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

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

其罪二也陛下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經留神於王事

劉敞曰董氏當屬上句

劉敞曰賜衣冠上者上殿

劉敞曰執當作

別做曰列向說春秋
城南方淫氣所生
以應哀姜然則相
正用指偃尔何必
遷乾豈城也字
祁曰姓本向字每
也字

馳驚於唐虞折節於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為
右奢侈為務師古曰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
之道徑淫辟之路師古曰徑由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
之大賊師古曰蚺魅也音或說者以為短狐非也短偃
為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禫應劭曰禫敬也
古曰伯姬宋恭姬也遇柩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
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
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為篡
是以豎貂為淫而易牙作患師古曰豎貂易牙皆齊桓
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之遠易牙豎貂公往
曰易牙烹其子以快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
愛其子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豎貂自宮以近
寡人猶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

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諾管仲死盡逐之而公食不甘宮
不治君三年公曰仲父不亦過乎於是皆復召即反之
明年公有病易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
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
所得又曰我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對曰易
牙豎貂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
慨然歎涕出曰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
我將何面目見仲父乎蒙衣袂而絕乎壽宮蟲流出於
戶蓋以揚門之慶父死而魯國全師古曰慶父魯桓公
慶父殺莊公之子閔公而欲作亂不克奔莒其後僖公
立以賂求之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乃縊而死僖公乃定
其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
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蘇林曰以偃從
內故以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
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於霸陵是後公
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師古曰
趨讀曰

桓
其後僖公
死僖公定

趣未謂工商之業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

道乎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

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

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七綵

綈師古曰七黑色也足履革舄師古曰革生皮也不以韋

帶劍師古曰但空用韋不加飾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

完又音官兵木無刃服虔曰兵器如木而無刃言不大治兵器也衣緇無文

絮師古曰緇亂絮也言內有亂絮上無文絲也緇音於粉反集上書囊以為殿帷師古謂合

聚也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師古曰麗美也於是天下

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圖起建章左

鳳闕右神明如淳曰闕名也師古曰號稱千門萬戶木

土衣綺繡狗馬被績屬師古曰績五絲也屬宮人簪璫

瑁垂珠璣師古曰瑁瑁文甲也璣珠之不圓者璫音代瑁音味璣音居依反又音鉅依反設戲

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師古曰叢古叢字撞萬石之鐘擊雷

霆之鼓師古曰言其聲震大也作俳優舞鄭女上為淫侈如此而

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師古曰失農謂失農業也陛下

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應劭曰帳

多故以甲乙第之耳孟康曰西域傳賁云與造甲乙之帳

帳絲以隨珠和璧天子襲翠被憑玉几而處其中也師古曰謂推而去却走馬示不復用師古曰知退也走

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豪

釐差以千里師古曰今易無此文已解於上也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

談笑師古曰談談戲也談笑謂譎語也然時觀察願

對策

圖說

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教弄無所為

屈師古曰救讀曰上以朔口諧辭給師古曰好作問之

而問以言辭也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

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

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師古曰右亦高上也非若此而已

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為

丞相師古曰周公旦孔立為御史大夫應劭曰御史大夫職典制度文

章師古曰太公為將軍師古曰太公呂望也知戰畢公高拾遺

於後師古曰畢公高文王之子弁嚴子為衛尉師古曰

勇師古曰臯陶為大理師古曰以其作后稷為司農師古曰伊

尹為少府應劭曰伊尹善烹割太子贛使外國師古曰

刻故曰作堯字乃是
蘇東坡詩曰卷安丁
東方先生好自夸
伯夷子路并為
私坡句意與此傳
異恐坡公謬乎

辨說顏閔為博士師古曰顏回閔子夏為太常師古曰

學故為太常也而應劭以子夏兩字總合為益為右扶

風應劭曰益作舜虞掌山澤之官季路為執金吾師古

以有勇力韋為鴻臚應劭曰禹作司徒敬敷五教是時諸侯

與蓋後從省耳龍逢為宗正忠諫而死也以其直無所

私伯夷為京兆應劭曰帝曰伯夷汝作扶宗扶宗主郊

管仲為馮翊應劭曰管仲與太常同典齋祀故令為之魯般為

將作師古曰以其巧仲山甫為光祿晉灼曰光祿主三

其柔亦不茹申伯為太僕應劭曰申伯周宣王之舅也

剛亦不吐延陵季子為水衡應劭曰水衡主池苑季子吳

親也百里奚為典屬國應劭曰奚秦人秦近西柳下惠

當常

隆本

為大長秋師古曰惠魯大夫侵禽也食菜柳史魚為司

直師古曰史魚衛大夫史鱒也論語稱孔子蘧伯玉為

太傅如傳曰太傅傳人主使無過伯玉欲寡其過故孔

父為詹事難乎其君故為詹事師古曰孔父宋大夫也

父讀甫孫叔敖為諸侯相子產為郡守師古曰善王慶忌

為期門師古曰王慶忌即王子慶忌也夏育為鼎官

或曰夏育衛人力舉千鈞拜為旄頭應劭曰拜善射故

林為之髮正上向而長衣繡衣宋萬為式道侯師古曰

公臣亦有勇力也式表也表道之候若今之武侯引駕人上廼大笑是時朝廷多賢

材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師古曰公孫弘及

反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立壽王主父偃朱買

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之倫皆辯知

閔達溢于文辭師古曰溢者先生自視何與比哉師古

與猶言何如也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頰師古曰頰肉吐

脣吻擢頰頤師古曰頤頰結股脚連脰師古曰脰遺

蛇其迹行步僂旅師古曰遺蛇猶造也僂旅臣朔雖

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師古曰

字也贈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程謂量

計之也如不及者悲失之也時方外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

公孫弘以下至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為郡國守相至

公卿而朔嘗至太中大夫後常為郎與枚臯郭舍人俱

在左右談噀而已師古曰噀與謝久之朔上書陳農戰

疆國之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
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談諧辭數萬言終不見用
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其辭曰客難東
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都卿相之位如淳曰郡
也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
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數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
不釋師古曰服膺俯服其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
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
事聖帝曠日持久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
遺行邪師古曰可遺之行言不盡善也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
蘇林曰胞音胞胎之胞也言親兄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

宋祁曰數當作記字而不下添可字

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
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
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師古曰十二國謂魯衛齊楚宋鄭魏燕趙中山秦韓也
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
外有稟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
下震懾諸侯賓服師古曰懾恐也音之涉反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師古曰帶之相連也安於覆盂師古曰言不可傾搖動猶運之掌師古曰言至易賢
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
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
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
為鼠雖欲盡節效精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

宋祁曰故談說行書改作故說得行焉

宋祁曰泉疑作淵

竭精談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募之困於衣食

或失門戶師古曰言不得所由入也一使蘇秦張儀與

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

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

聲聞于外師古曰小雅白華之詩也鶴鳴于九臯聲聞

于天師古曰小雅鶴鳴之詩也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

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廼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師古

施也信師古曰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敏

行而不敢怠也師古曰孳與辟若鷩鷩飛且鳴矣師古

鷩雅深小青雀也飛則鳴行則搖言其勤苦也師古曰鷩音春鷩音聚傳曰天不為人之

惡寒而輟其冬師古曰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

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師古曰匈匈天有常度

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師古

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愆過也恤憂也故曰

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師古曰徒晁而前流所以

蔽明難繼充耳所以塞聰如淳曰難音土荀反謂以玉

如說非也難黃色也繼縣也以黃縣為九用組

懸之於是垂兩耳旁示不外聽非玉瑱之縣也明有所

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

也師古曰論語仲弓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赦小過舉賢

一人故期引此言也士有百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

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師古曰枉曲也索

反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師古

曰敏也今世之魁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師古曰魁上觀

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師古曰許由堯讓

功成而退子胥忠諫至死不易以天下而耻聞之

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師古曰偶合子何疑於我哉若夫

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

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

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服虔曰筦

曰蠡刺瓢也師古曰筦古管以筦撞鐘文穎曰謂稟筦

字蠡音來奚反瓢音頻透反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師古曰音徒

觀之譬猶黼黻之襲狗服虔曰音黼劬如淳曰孤豚之

啾虎師古曰孤豚孤特之豚至則靡耳何功之有師古

碎滅也耳語辭今以下愚而非魁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

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於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

之論其辭曰

非有先生仕於吳進不稱往古以厲主意退不能揚君

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怪而問之曰寡

人獲先人之功寄於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

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師古曰率然猶颯然將以輔治寡人

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

聽鍾鼓之音虚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師古曰流

未流也猶言餘論也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為先

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

也師古曰見顯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師古曰唯唯恭應也音七癸反吳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師古曰竦企

曰談何容易師古曰談何容易也易音弋豉反夫談有悖師古曰悖逆也拂違

於目拂於耳謬於心而便於身者師古曰悖逆也拂違

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

上可以語上也師古曰引論語載孔子之言中先生試

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諫於桀而王

子比干直言於紂此二臣者皆極慮盡忠閔主澤不下

流而萬民騷動師古曰閔病也故直言其失切諫其邪者將以

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則不然反以為誅謗君之行

無人之禮師古曰不省其忠果紛然傷於身蒙不辜

之名師古曰蒙被也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曰談何容易是以

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

蘇林曰二人皆紂時邪佞人也孟師古曰蜚廉善走師古曰蜚古飛字二人皆詐偽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瑯瑀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師古曰瑯瑀

沒被戮宗廟崩地國家為虛師古曰地積也音虛讀曰墟放戮賢

聖親近讒夫詩不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師古曰雅青蠅之

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

詩也解在疾太子傳此之謂也故卑身賤體說色微辭師古曰說

愉愉响响終無益於主上之治師古曰愉愉顏色和也响响言語順也响音許

于則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師古曰：拂與弼同，損減也。則忤於邪主之心，歷於衰世之法。師古曰：忤，逆也。故養壽命之士，莫肯進也。遂居深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懼然，易容。師古曰：懼然，失音，居具反。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師古曰：捐，薦席也。而先生曰：接輿避世，箕子被髮陽狂。師古曰：解，並音，在鄒陽傳。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色。師古曰：間，讀曰：閑，開明也。發憤畢誠。師古曰：畢，盡也。圖畫安危，揆

列字不得字下有賜字
宋祁是畫地李休畫

度得失。師古曰：圖，謀畫計也。上以安主體，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師古曰：幾，庶幾也。故伊尹蒙耻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師古曰：蒙，冒也。犯也。太公釣於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以廣其下，本仁祖義。師古曰：以仁為本，以義為始。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洽，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於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於是吳王穆然。張晏曰：穆音默，師古曰：穆然，靜思貌。俛而深

前漢書卷三十一

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縣縣連連殆哉世之不絕也師古曰殆危也於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師古曰遠離也音于萬反省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產業者開內藏振貧窮存耆老卹孤獨薄賦斂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師古曰空虛讀曰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牙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師古曰鄉讀曰嚮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久者莫肯為也臣愚竊

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損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言文王之國生此多士為周室禎幹之臣所以安寧也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襍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晉灼曰八言七言詩各有上下篇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師古曰劉向別錄所載用五行時日之書皆非實事也世所傳他事皆非也師古曰謂如東方朔別傳及俗贊曰劉向言少時數問長老賢人通於事及朔時者師古曰與朔同時也皆曰朔口諧倡辯不能持論喜為庸人誦說師古曰喜音許吏反為音于偽反故令後世多傳聞者而揚雄亦以為朔言不純師行不純德其流風遺書蔑如也師古曰言辭義淺薄不足

稱也然朔名過實者以其談達多端不名一行應諧似優
不窮似智正諫似直穢德似隱泚夷齊而是柳下惠戒
其子以上容應劭曰容身避害也首陽為拙應劭曰伯夷叔齊不食周粟餓死首陽山
拙為柱下為工隱應劭曰老子為周柱下史朝飽食安步以
往易農依隱玩世說時不逢如淳曰依違朝隱樂玩其
諫則與富貴不相逢矣臣瓚曰行與時詭其滑稽之雄
而不逢禍害也師古曰瓚說是也詭違也
乎師古曰離謂為之長帥也朔之談諧逢占射覆如淳曰逢占逢人
古曰此說非也逢占逆占事猶云逆刺也其事浮淺行於眾庶童兒牧豎莫
不眩耀而後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之朔故詳
錄焉師古曰言此傳所以詳錄朔之辭語者為俗人多以奇異妄附於朔故耳欲明傳所不記比皆非其實也而今之為漢書學者猶更取他書雜說假合東方朔之事以博異聞良可歎矣他皆類此著音直畧反

東方朔傳第三十五

東方朔傳云一日卒有不勝洒掃之職顏師古注云卒讀曰猝洒音信又音山豉反檢諸本及前所校過並如此
此臣必按許慎說文洒字解云音先禮反古又為灑掃字其灑字解云汛也汛音信今校定此注合云洒音先禮反古文為灑掃字灑汛也所蟹反汛音信蓋傳寫脫誤少一十七字多又音山豉反五字



